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t depicts a steep, rocky mountain with a prominent waterfall cascading down its center. The rocks are rendered with intricate brushwork, showing various textures and colors like brown, grey, and white. Several pine trees with dark green needles and reddish-brown trunk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scene, particularly in the foreground and along the mountain's ridges. The overall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al Chinese ink and wash art, with a focus on naturalistic detail and atmospheric perspective.

时间的压力

夏立君
——著

时间的压力

夏立君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的压力 / 夏立君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447-7264-8

I.①时… II.①夏…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7934 号

.....

时间的压力 夏立君 / 著

策 划 人 李晓愚
责任编辑 周 璇
特约编辑 袁淑红
装帧设计 韦 枫
校 对 胡兴曼
责任印制 颜 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 页 4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264-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目 录

序：时间在呼吸	001
引言	005
一个人的仪式	009
诗人的时空：以屈原、曹操、陶渊明、李白为例	017
屈 原：第一个独唱的灵魂	023
曹 操：说曹操曹操到	043
陶渊明：那一团幽隐的光明	069
李 白：忽然来了个李太白	101
司马迁：在肉身与灵魂之间	177
李 斯：失落的家园	199

李 陵：冰雪里的灵魂

221

商 鞅：历史深处的那块木头

227

序：时间在呼吸

贾梦玮

夏立君的历史人物系列散文《时间的压力》给了我强烈而持久的阅读体验。它干净利索，剥皮见骨，时有水落石出之效，通情而又达理，读来简捷畅快，而又时时让人警醒，颇费思量。

为了《时间的压力》，夏立君积累了几十年。他五十岁后始能专心于写作，耗时多年，也就写成了《时间的压力》一部书，常常一文竟需耗时半年甚至一年。写这样的文章，没有相当学养是不行的。这样的作家，可说是学者型作家了。当然，夏立君追求的是文学表达。他把时间差不多都用于钻故纸堆了。这年头谁还能花多年的时间才写一本书啊。“当作家越晚越好”，这话用在夏立君身上是合适的。像《时间的压力》这样的书，年轻时还真的写不了。它真的需要作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能与古人平视，能体贴、对话，甚至能做古人诤友。

有两个大得没法再大的尺度笼罩着这组文章：时间，人性。时间没有重量，却有压力，它淡漠冷酷却又生机勃勃，永远上演着摧毁与诞生的游戏。古人就在我们的对面。他们不再掩饰自己，不会回避我们的眼神，而我们却常常对他们视而不见或者是不敢正视。没有人能够不承受历史的风霜。观察历史，思量古人，

擦亮时间这面镜子，还是为了反观自身。夏立君提出了一个“时间单元”概念。读其作品，你分明感到，那时间不仅是有压力的，亦是在深沉呼吸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时光如此慷慨又无情，它让每一个人都能变成有闲说玄宗资格的“白头宫女”。在时间单元的转换里，你若有能力将古人作为审美对象，亦应能将自己置于那个时间单元。《时间的压力》给了我们生动的在场感。我从中“看见”了古人的生动眉眼，自己也在历史的场域中随古人挣扎、浮沉。

对古人付出“同情的理解”，作者做到了。这又涉及另一尺度：人性。

人类史极其漫长，人类竟然从兽成人，其性质变化何等巨大。但若检视最近数千年这一“时间单元”，则令人顿生感慨：人性变化何其缓慢？将商鞅、屈原、司马迁等人的人性比之今人，难说有质的变化。不必说更小的时间单元了。这正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得以成立的人性基础，亦是今人理解古人、古人理解更古者的人性基础。

贴着人性写，这往往是对小说家的要求。难道有不需“贴着人性写”的文章吗？关键是能否养成“贴着人性写”的能力。夏立君一再把自己放进一个一个“时间单元”里，从那头钻进故纸堆，又从这头钻了出来。疼痛感淋漓满纸。古人之痛，今人之痛，化为一个痛。

夏立君笔下古人无不形神毕肖。他的判断是理性与情感的深度交织——怜悯李斯，崇敬司马迁、屈原，喜欢曹操、陶渊明、李白，警惕商鞅、韩非。历史在颤抖，时间在呼吸，人性在挣扎。我喜欢这样有大局有细节、点面结合、人性丰沛的文章。难用“批判

传统”或“弘扬传统”等概念来评判这篇文章。作者的“自以为是”与深度反省同在。文章皆长，却不觉其长。这是沉重而有大趣味的文章，这是能将大视野落到根子上、天空笼罩大地的雄文。作者在场，古人才能在场。中国优秀散文的胸襟，从一开始就是伟岸、恣肆、浑厚的。在先秦诸子那里，在司马迁那里，散文所呈现的，就是世界，就是宇宙，就是苍茫又曲折细腻的人心。《时间的压力》在趋向宏大的同时，亦向哲思境界及人性深度迈进。

2016年至2017年，《钟山》两次以头条加按语方式推出夏立君历史人物系列散文，计七篇十四万字。这些文章组成《时间的压力》主干。以此力度推出同一作者散文，在我刊尚属首次。是《时间的压力》给了我巨大的压力与动力，不能不如此。如今，能为自己编发过的作品作序，可谓幸事。当初决意作为重点稿使用，就不禁对这文章的下一步去向产生想象。《时间的压力》肯定是要出书的，且肯定是一本品质不俗的书。既如此，何不借此延伸一下我的编辑之乐呢。我主动联络该书的出版，只是想再跟踪一下，观察一下：作家成长不能没有“时间的压力”，作品生命力也要靠“时间的压力”来验证。

《时间的压力》阅读难度指数似略显高了点，也许会令不少未养成深入阅读习惯的读者，特别是惯读煽情文、鸡汤文的读者，望而却步。这不足为虑。夏立君有言：“我只恐惧时间。”

引言

将单薄旧作《一个人的仪式》置于卷首，基于以下理由：一是交代一下多年来埋头读写古人的“远因”；二是表达一点直面自己的意思。一个半老男人，为三百年前一少年热泪长流，是我人生中的非常事件。此后，我有时会念及这场出乎意料的长哭。仅仅过去七八年时光，那一经历在我个人历史里似已具“古典”意味了，再有那种长哭似不可能了。文章发表之初，曾不无忐忑——人家会认为这人有病吧？我倒是情愿人生中再有那样一场痛哭。

五十岁前后，我深感恐慌与焦虑：再也不能低水平重复自己了。我尽可能从工作中撤退，以求能专心读写。我确信，阅读深度决定写作深度。为避免浅阅读，循着以往的读写路子，拟了一个有点野心的五年读写规划：选择近二十位自先秦至明清的代表性文人，深入研读，每人写篇长文。原计划三个月左右读写一人，可是实际每一人皆耗时半年甚至更久，时间少了就是不行。桌边书换了一堆又一堆，五年光阴竟转瞬即逝，仅成文数篇不足二十万字。篇幅长短亦悬殊甚大，李白篇达五万字了。读写至明清人物时，似略具一点自以为是的贯通感了。文章大都由《钟山》

刊发,《书屋》《光明日报》等亦有少量刊发。

对嵇康、王阳明、李贽、黄宗羲等古人,我皆已作了程度不等的研读,却总是难以凝结成文,只好放下,仅研读李贽费时就达半年。交此书稿时,我最大遗憾是未完成“李贽篇”。好在读书目的算是达到了。另有列入计划的曹雪芹、蒲松龄、龚自珍等数位未及展开研读,留待将来吧。要对这些古人有一个像样研读且能成文,按我这老牛破车水平,至少再需五年。时间真是令人恐惧。

二

这部书稿实质上是以至此为止的一生之力完成。

人是唯一有历史与精神记忆的物种。对强化自我认识来说,历史比现实往往更有用、更易用。古人能照应呵护我的生存。他们以稳定的面目朝向我,他们再也不会扯起半缕面纱掩饰自己。无数雄伟有趣的古人施大恩于我,却不求一丝回报,不给我添加一丝与活人打交道的麻烦。商鞅、李斯等我对之大放厥词的古人,亦不能加害于我。若觉得某种历史顽症又回来了,那大约只能是活人捣鬼了。

历史之所以是一本苍茫大书,根源于人性是一本苍茫大书。读史,就应当是读这两本大书。

时常深感无以回报抚养自己的传统,在此我且将理解传统养育出的杰出古人,当作一种回报吧。我确信,养育出什么样人物,就是什么样传统。我确信,对传统,不应是膜拜,亦不应是虚无。有伟大的人,没有完美的人;有伟大的传统,没有完美的传统。都说传统在反弹,让什么东西反弹,警惕什么东西会反弹,这无疑是时代大课题。

三

时间看上去无始无终。有始有终的永远是时间局部。事物只能存在于某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单元”里。肉眼所见所有生灵，几乎全都是一副“激动”样子。植物的生长、枯萎过程，也给人这一感觉。所有事物似乎都明白一件事：时间有限。

我想糊涂点活着，深刻点存在。世上有这等便宜事否？我倒希望能处在一个适度焦虑状态，以免生命在麻木中悄悄溜走。我只恐惧时间。

自2016年始，我养成一新习惯：坚持冷水浴。以冷水浇腿脚，浇胸腹，浇头顶，最后是冷水浇背。我彻底明白为何会有“冷水浇背”这词了。冷水浇背与浇其他部位大异其趣。只有浇背才会令你感到——那股冷气如冰如石，猛然亲近到了你的骨髓、你的神经。

一位作家或诗人，理应是一个有自我革新愿望的人，一个对精神麻木保持警惕的人。

活着，或许免不了需朦胧糊涂些。但若入麻木之境，再冷的水也不管用了。

2017年11月9日

一个人的仪式

2008年深秋，我结束在广西柳州的会议，返回山东的路上，特意绕道上海。目的很明确，就是拜谒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墓和陈子龙墓。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了。知道这三人特别是前两人的人，已是少之又少。拜谒他们墓地的计划，干脆不跟任何人提及，起码能免掉解释的麻烦。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到上海松江区小昆山镇、佘山镇一带。三百年前相继捐躯的三位英雄都葬在这里。

多年了，明清朝代更迭之际的历史、人物深深吸引着我，夏氏父子尤其是少年夏完淳最令我难以释怀。晚明志士、诗人陈子龙，与夏允彝是至交，与夏完淳则是师生兼战友，三人相继赴死。

这里是大都市安静的远郊。放眼望去是一幅低海拔平原景象，蒲苇青青、阡陌纵横的田野里，远远近近穿插着整齐的楼房。远处有低矮的山阜，近处则河渠交织。我难以将眼前的山水，与陈子龙、夏完淳诗文中常提到的山水对应。

一个人悠然走在路上。手持地图，见人就问。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使墓地已近在咫尺了，知道的人仍是少之又少。

先到达余山镇广富林村。陈子龙墓在此。

村庄已拆迁，村庄旧址是一片残垣断壁，村民已迁到现代化小区里去了。残垣断壁与一片湿地、一条小河相连，周边疯长着水葫芦一类的水草，陈子龙墓就在湿地中间一块略高的台地上，墓地与陆路之间有小路相通。一圈围墙围成一个约两亩大小的墓园，园内生满翠竹绿树，坟丘很低，几与地平，几方石碑立在周围。这是隔着高高的铁栅栏门看到的景象。我进不去墓园，门上挂着锁。不能到墓前凭吊一下，不能读一读那些碑文，怎能甘心？我辗转找到了村委会。村委会工作人员打通了保管钥匙人的电话，对方却说有事来不了。

工作人员对我说：没什么看头。隔着门看看就得了，进去看也就那个样。

我不自觉地大声答复说“好”。心中一个主意已定。

又返回墓园，独立栅栏门外。铁栅栏很高，顶部锋利。我决定翻过去。我望了望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陈子龙啊，你虽是大英雄，却不能为当代人带来钞票，所以注定要寂寞了。好在真英雄不怕寂寞。我打量着这道门，心里说：只好做一回“鸡鸣狗盗”之徒了。背包太大了，就放在门外，相机从栅栏间隙塞进去，外套鞋子脱下来塞进去，然后手脚并用，小心翼翼，成功翻过了栅栏。这一回能把该看清的都看清了。墓前有石柱方亭“沅江亭”，已非乾隆年间原物，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建。墓碑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之原物。另有石碑四方，分别刻有陈子龙生平事迹及其雕像。绕坟一周，揣摩碑文，拍照，默哀数分钟。再绕墓一周，原路退出。

大英雄陈子龙，你就义时虚岁四十，我已虚岁近五十了。你就义时还是个青年啊。你看我老夫身手如何？就以你大英雄襟怀，

对我这“鸡鸣狗盗”之行付之一笑吧。

离开余山镇，来到了小昆山镇荡湾村。那个令人惊心的少年夏完淳葬在此。

三百年前就有此村，三百年后这个村仍不大。我转了转，村里极安静，所见多为老幼，没见到一个年轻人，大约都出去工作了。1644年国变后，夏家由松江府避居小昆山脚下曹溪村，距荡湾村仅数里。在那个残酷的时代，亲友之所以选择将夏完淳葬在这里，应当是出于安全考虑。夏氏父子墓坐落在村北开阔的田野中，墓园围墙很新，想必修竣不久。门是规整木门，加着锁。幸好，守墓人在村里。

守墓人是个五十岁左右中年人，打开门后就漠然地走了。

夏氏父子墓与陈子龙墓格局近似，只是墓园要大，有五六亩地样子。石基围成一块平台，墓呈半月形，高约两米，面宽约三十米。没有古碑，现有墓碑文“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之墓”是陈毅1961年题写的。墓丘上遍覆翠竹，墓前有九株合抱粗香樟树，枝繁叶茂，颇具蓊郁之像。父子俩葬于此已有三百多年了。父殉国时虚岁五十，子就义时虚岁十七，他们以近似宗教的虔诚先后献出自己的生命。生命成了他们向故国山河所能奉献的唯一祭品。

1645年（清顺治二年，乙酉年）9月17日，夏允彝抗清失败后在家乡自沉于松塘。允彝殉国之心由来已久，曾屡次告诫家人：“我若赴水，汝辈决不可救……”投水时，家人环立池边。池浅，不能没人，允彝伏水而死。

父亲死后，夏完淳又坚持抗清两年。1647年（丁亥年）9月19日，夏完淳等四十三名抗清义士在南京同时遇难。行刑方式是斩首。夏完淳与同时被捕的好友刘曙携手昂然而出，拒绝下跪，刽子

手只好从颌下以刀抹其喉。一个数岁即被视为神童，十多岁时所赋诗文就惊动世人的少年，一个有无限发展可能的天才，以十七岁的年龄被定格在历史深处。生命实在是过于短暂了啊。

这一老一少，处此天崩地解变局，从容面对命运悲歌。他们的死近似一种仪式，一种献祭仪式。

我盘桓良久，不忍离去。

这里和陈子龙墓园一样，一片寂静，在我到来和离去全过程，除了守墓人，再未见一人。能够独自凭吊英雄，应算是难得的人生际遇。

在墓碑前站好。垂手。阖目。默哀。举行这只有一个人的仪式。不用费劲清理杂念，杂念已无影无踪。

默哀进行了多长时间，我不知。反正时间较长，远不止常规的三分钟。我从未进行过这种默哀。我在享受这一默哀。情绪、思绪渐渐如潮涌浪突，使我难以从这场默哀中自拔。一阵风来，似从空中压到脚底，香樟树叶、竹叶及墓园内所有植物叶片飒然作声，仿佛三百年前凄风苦雨骤然而至。我忽然悲从中来，禁不住喉头哽咽，难以自抑。这爷俩的死法，他们的家族、亲族以及师友的壮烈，特别是夏完淳这位集年少、审美色彩、壮烈情怀于一身的奇特英雄，我反复研读过的他的遗作、他的死及他的一切，此时此刻给我以猛烈撞击。冥冥之中似有一股力量命令我：你就放声一哭吧。

我张开了喉咙，放声大哭，热泪长流。哭了一场，累了，停了下来。片刻之后，那命令又来了，又哭了一场。哭得很累，躯体很想墓前趴下去。我理解了，那些嚎啕大哭的妇人为何会不顾一切趴在地上。仿佛被一股大浪推涌着，我不能自己。我似乎成了一只受伤的野狼。不知我发出的哭声是何声，不知我热泪横流是何